

张庆春 著

泪洒寒夜

一个少女的命运



I247.5
787

洒 泪

寒

夜

099500

一个少女的命运



祝母校奇葩之花越开越艳
愿学妹求知之心愈深愈坚

—96校本赠

Leisa Hanye
泪洒寒夜

张庆春 著

责任编辑：毛振家

封面设计：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4插页 409千字
9月第1次印刷
价：4.5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序 言

公木

张庆春同志把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泪洒寒夜》的稿子送给我，嘱我作序。因为我手头有还不清的“债务”，又有有待完成的任务；对他的这部书，编辑还在催促发稿，~~尚未在~~来不及细读。能说些什么呢？

张庆春同志的这部小说，是继他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绿色之魂》，历史题材传记长篇小说《神秘的三人女尸》后，又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为素材创作的。

这部书较深刻地、形象地、生动地反映了清末民初这个历史时期，东北人民和吉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遭遇，他们为推翻帝制，驱除外国侵略势力，建立共和政体，争取自由和光明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揭示了人民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并最终必将走向胜利的极为朴实的真理。

这部书，揭露了封建社会及其上层人物的腐败、丑恶和残暴。书中所描写的出身于地方豪绅、团练长家庭的杜辰生和周月秀，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竟被逼得走上筑坟自葬的道路，正是对封建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控诉。书中也展现和讴歌了农民、教师、商人、官吏、子女，还有乞丐、妓女、流浪汉和江湖艺人等，即被剥削下层的人的生活、挣扎和反抗斗争。他们啸聚而起，~~参加~~自然参加义和团和天刀会，向黑暗封建制度和反动的



有的仰天一笑，走上断头台。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张庆春同志对读者、对社会、对出版单位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写作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在这部新作中，体现了他要通过自己的作品，给读者提供一定的历史、社会、民俗、伦理方面的知识的设想。因此，使这部作品的语言赋有哲理，有着强烈的地方特色，散发着东北农村的泥土的芳香，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称是使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画卷。又由于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取有舍、有血有肉地精心雕琢，不仅情节感人，人物个性鲜明生动，令人或爱或恨，也引人作哲理性的深思，给人以鼓舞、以信心和力量。可使读者进一步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激起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热爱，为四化、为祖国的腾飞而奋力拼搏。

我和张庆春同志在五十年代初，都曾在鞍钢机关工作过。那时，他是一个文学写作爱好者；现在，也就是仅仅三年的时间，竟有三部长篇小说问世，欣闻他还有第四部长篇小说不久也将交稿。这怎能不为他高兴呢！这是他长期坚持创作，坚持学习，不断探索，及其坚韧不拔的创作毅力所迸发出的结果。

从目前来说，他是我省业余作者中发表长篇小说，且又以写吉林现时和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最多的一个。

我深信，随着社会的前进，张庆春同志一定会通过他的努力，更好的反映生活，写出人民的心声，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的。

八七年一月十日

目 录

引 子	(1)
一、女儿·枪声·父亡	(3)
二、恶梦·问卜·忧思	(18)
三、难友·苦别·知几	(31)
四、偷情·倚势·痛离	(51)
五、求荣·弃子·贴伏	(77)
六、贞女·受辱·烟花	(101)
七、更深·破柩·遇敌	(139)
八、贱女·商塚·圣娘	(170)
九、守身·问心·断指	(194)
十、淫贼·偶遇·相残	(240)
十一、恩怨·相袭·几时	(288)
十二、酷爱·禁情·世俗	(338)
十三、拼杀·血述·自葬	(390)
十四、奔走·求索·历险	(467)
十五、笑天·受缚·行刑	(500)

引子

据有关地方史料记载，始于一九〇〇年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也席卷了双阳县。一九一二年，这里又有四百余人的大刀会啸聚，使地方的反动政府惊恐不已，称之为“声势甚威”。在这场反帝反清和反对军阀统治的伟大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流传下来不少脍炙人口的真实的感人故事。

这里所写的就是一对参加过义和团童子队、红灯照和大刀会的男女青年的命运。而这个故事，又只能从这双男女出现在刑场上开始。

那是乙卯年——公历一九一三年的一个没有阳光、没有温暖的暮春的上午，巳时。

天上翻滚着低垂的堆堆乌云，地面上呼号着强劲的西北风。

由一头牛拉着的一辆木笼囚车，从座落在三面被山环绕的双阳县城的南门口，缓缓地滚向设在乱尸岗子附近的刑场。

囚车里关押着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姑娘，大名叫周月秀。她穿着一身红色的死囚服，背后插着一根招子。监禁的生活，死亡的威胁，令人为之悚然的刑具，都未能使她那善良俊秀的面容有多大改变。她的脸上没有流露出恐惧和忧伤，也没有愤懑和怨恨，却象一池清水那样平静。人们从那双时而扫着跟随在路旁的人群，忽而盯在草中蒲公英花上和吐出绿叶的柳条上的目光中，看出她对人生的留恋，对春天的向往……

囚车刚停下来，刑场四周就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县城里几乎全员出动，人流象潮水般地向刑场涌来。一种奇怪的心理驱使

着他们，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曾参加过义和团童子队和大刀会，有着一段奇异的传说，又因犯杀父之罪闯下了横天大祸的年青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长相，又将怎样被处死。

围成大圆圈的警察，横刀持枪，两眼瞪圆，目不转睛地监护着刑场。两名持着匣子枪、提着鬼头刀的刽子手，迅速打开囚车，伸手把周月秀从囚笼里拽出来，推向处极刑的绞具。她停住脚，不顾刽子手的阻拦，扭过头去，用双眼搜寻着。

离她不远的杜辰生紧锁着眉头。极度的悲愤和忧伤，改变了他那一向端庄的面孔，使他成了另一个人。沉重的铁镣已把他的两只脚腕子磨得血迹斑斑，手臂被紧紧反捆着，使他无力挣扎。他一步一步地有气无力地向前迈着。

周月秀一看到他，目光突然变得欢悦起来，眼中象是燃烧着炽热的烈火，瞬息间，又变成没有活力的冰柱，牢牢地盯着他。她原想用目光把满腹的话向他“倾说”，又一想，目光怎能把祝愿和期望之心、生别眷恋之情向他“倾说”明白呢！于是，她疯狂地挣脱被刽子手拽着的双臂，回身跪倒在杜辰生的面前，悲痛欲绝地说：“辰生哥，辰生哥啊，月秀妹子不但没能伴你终生，连红也没披，天地没拜，就要同你长辞了……”

杜辰生泪流满面，频频地抖动着双臂，恸哭着说：“月秀，月秀，你冤枉啊，冤枉！杀死你爹的是我，不是你。要斩，应当斩我！”

“不，是我杀的。辰生哥，我变成鬼以后，你不害怕，我会每天夜里来伺候你。”

“不，杀人的不是我，不是你。”杜辰生挣扎着转过身来，耸动着肩膀，对前来监斩的县知事梅镇涵和坐在他身旁的巡警局长韩若风吼叫着说：“她是无罪的，你们应当杀我！不然就叫我和她一块去死。”

巡警局长韩若风的脸上掠过一丝庄重而又阴险的苦笑。他的笑，饱藏着蔑视和幸灾乐祸，同刑场的气氛是那样不协调……

一. 女儿·枪声·父亡

公历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过午。双阳县城轰动了，一个震动人心的奇闻传遍全城：县民团团总周长会被他的亲女儿周月秀用枪打死了。随后，出现了对周长会死的原因和被杀死的方法的种种猜测和传说。尽管传说的花样翻新，但都认为这是出现在象征着吉祥二字“双阳”这块土地上的一场横祸，是又一场灾难的降临。

(一)

县城里，有好奇心的人出去探听消息；胆小怕事的人，则在家里，或去庙上烧香叩头，祈求平安。

双阳城不算大，但是庙宇可不少。街中、街东、街西、街北都有庙。正街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县衙旁，便是分前后两个殿堂的关老爷庙。它是全县百姓在乾隆年间募集钱修筑的，期望为官者能赤心为民。街西路南，是一座高大的孤零零的鬼王庙。因为双阳被官府称为匪盗四起之地，甲午、庚子以来，都有大批平民、“拳民”、“马贼”遭到捕杀。这里是个杀人场。周长会因为亲手杀人过多，夜里常常梦见冤死鬼向他讨命，嚎啕不止。于是，他用敲诈勒索来的钱修了这座鬼王庙，意在让这个鬼王管制众鬼。街

东山上是一座娘娘庙，传说清代咸丰年间从五台山来了几名道士，说这里人烟稀少，还将遭受涂炭，必须修一座送子送孙的娘娘庙，才能人丁兴旺，便四出化缘修了这座庙。在街北山上，是由北方八省市的富户捐款，雇用四方能工巧匠，顺山势分三层修建的这座叫“灵岩阁”的宫殿式大庙。这个工程历时七年虽未完全竣工，但富丽堂皇的装饰，雄伟壮观的气魄，已经吸引着远近的香客游人来此拜佛、布施。

周长会的住宅，座落在东山下，与娘娘庙相隔一道双阳河支岔的东天河。建筑是砌有高墙合围的青砖大瓦房，四合院大门紧闭着，大楼门前有两个持枪的民团团丁把守着。看热闹的人、探听消息的人，佯作从门前路过，或在远处停脚望一眼，便匆匆离去，以免招惹祸端。但他们在这里一无所得，便纷纷走过桥，登上东山，聚集在娘娘庙西墙外，从高处朝周长会的院子里眺望。但见院子里没有人走动，仍然是一片寂静。

大家正在揣测着，议论着，突然从周家宅院的东南和东北两个墙角炮台上，一连打了几枪。从那沉闷的枪声中可以听出，是用装着细铁沙子的火枪打的。这是向人们发出警告，暗示让人们马上离开这里。人们听到枪声，惊慌四散。唯有教过私塾的杨先生，又站在那里张望一会，才慢腾腾地走下山来。

他的衣服已经褴褛不堪。还是十几年前，由于他患了痴呆症和哑症，离开了山村的学堂，住到县城的妹妹家。后来，他又混在花子房，很少再有人理睬他。走在街上，有人顺手抛给他一点吃的，他只是刻板的一笑；因抢别人手里吃的，挨了打，不还手，不吭声，照样地咧开嘴呆板的一笑了事。街上的一些小市民和小店铺，对他的唯一需要，是逢年过节或办丧事喜事，请他给写写对联。因为他仍然能习惯地写一手好字。

他踉踉跄跄地走上横在双阳东河的木桥，可又转身走了回

去。他钻进娘娘庙的前殿，爬上钟楼，抡起一根大木棒子，没有节奏地敲起钟来。全庙的和尚出动，操起各种家伙殴打他，驱赶他，一直把他追赶到周家的大门前。和尚们扭住他，扣周家的大门，想叫周长会抓住他，治他的罪。他们没想到，院子里并没有人来开门，却被守门的团丁赶走。

杨先生一头钻进小胡同里不见了。从山上下来的人，趁机都围到周家大门口。人们从周家一改过去门前行人稍有停留必被抓，稍有触犯必遭毒打的常规看出，他家一定是出了大事，周长会被女儿打死之说，是十有八准的了。人们暗暗怀着庆喜的心情，陆续离去。只有一些胆大的孩子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趴在门前，从缝里窥视着，想要比大人们得到更多奇闻。

突然，从周家的院子里升起一道直冲空中的青烟，孩子们这才惊慌地散去。他们知道，这曾是周团总每次带领民团出去“剿匪”、平乱前，发出的一种自己创造的为自己振威壮胆的起程信号，仿效古代烽火台，以谷草和狼粪作为燃料，置于一座土台上燃烧。只是为了防备泄露行动计划，或在动身前几天，或在动身后燃烧。现在周家大院里又一次燃起狼烟，使全县城的人都产生了疑团，脸上出现了阴影。

狼烟息后，傍晚时分，周家大门的小便门被打开，以算命为生的瞎先生魏可知，背着三弦琴，拄着一根长长的木棍走了出来。

他本是个外乡人，由于来这里多年，人们又都想从他的嘴里得知自己发福生财，得官晋爵，荣华富贵的运气；避免灾祸，脱离贫困，消除不幸的办法，所以都尊重他，也给予他一些关心和照顾。开始有人叫他“无眼先生”，不久就叫成“五眼先生”，因为“无”和“五”的音不好分，又索性叫他“六眼先生”，再简称“六”先生，“可知先生”。意思是六只眼能看前，能看后，还能看

到未来。

这时他被几个孩子围住。有的问：“周家大院里出啥事了？”有的把嘴贴在他耳朵说：“是不是周团总叫他姑娘给崩了？”

魏可知停住脚，摇摇头，紧闭着双眼，作出难为情的样子说：“小兄弟、小妹妹们，你们要给周团总算命，需要说出他的生辰八字。不然我是无可奉告。我也仅仅是卜其未来，而不过问现实的人。他们周家出了什么事，也是不会对我这个没眼睛人讲的。”

“你一定知道”，“你就不肯告诉我们。”……

“这样的事，如果说我应该知道，你们也就知道了。”魏可知伸开双手，推一推他们说：“我求求你们，别难为我这个只有心脏在跳动，只会给别人说吉凶祸福，自己一生也不能看到光明的人啦。”

说完他就甩开孩子们，走进一条小巷。在拐角处，他被迎上来的杨先生拦住。杨先生用干哑平直的声调向他喊了几句什么，他只听出几个抹糊不清的“魏”“周”字来，仔细地判断着他的声音。点点头说：“你是杨先生吧？我是魏可知。我是刚刚从周家出来。”

“啊，啊，啊，杨先生刚要问什么，只见县知事梅镇涵和巡警局局长韩若风带领着县府的几个官员和一群军警，匆匆忙忙地向周家走去，便小声把此事告诉魏可知。

(二)

魏可知听听脚步声，说：“杨先生，劳劳你的驾，送我回家去吧。当心些，别摔了我。”

魏可知到家后，就叫妻子把杨先生留住，两人要喝几盅。

魏可知的妻子是个贤慧而又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很快炒好几个菜，烫热一壶酒端了上来，顺手把两个盅子斟满，把其中的一个

盅子放在魏可知的手里。说：“你陪杨大哥好好喝几盅吧。”

魏可知说酒桌上的事不用她管了，自己完全可以照应，叫她去一旁歇着。她不肯离去，向他问起周家发生的事来。

杨先生急忙把一大口菜咽下去，一连“啊，啊，啊”几声。

魏可知责怪妻子说：“妇道人家多嘴多舌问这些做什么？”

“人们都说周长会是恶狼转世。他死了给双阳人去个大祸害。我看应该祝贺祝贺哪。”魏可知的妻子得意的说，又突然把话音变得有些忧怨：“街面上传说的话也可能只是解解嘴头上的恨。狼烟照样点起来了。怕是人还活着。”

“唉，不在于死条狼，可惜的是还要搭上个人。”魏可知把一盅酒倒下肚，摇摇头，痛楚难耐地用拳敲着头说。

魏可知胳膊突然被妻子抓住，急切地说：“一过午，你就被周太太请去啦，在他们家里算了半天的命，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快说说吧。”

杨先生也放下筷子，向魏可知的妻子做起手势来，示意她催促魏可知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魏可知沉吟好一阵子才开口，说出了他的所闻。

刚吃完中午饭，周太太就派人牵着马来接他，要他给周长会算命。

周太太是个讲慈善和满口伦理道德的人，又是一个善于应酬的人。她由于富裕的生活，巧于修饰，虽然年过四十，仍保持几分年轻女人的风姿。

她把魏可知请进东房的客厅坐定，对他说，她对丈夫这次带兵进南山沟去打马贼很不放心。出发前，在佛前烧得保平安的祈祷香，燃了半截就熄了。她昨天夜里梦见有一只狼被一个女孩用火烧死。

魏可知问他，梦见狼被烧死与他丈夫有什么关系。

她说周长会在年青时对她说过，他小的时候就喜欢狼。因为人怕它，动物也怕它，可以自由地去吃人，吃掉其他动物。还说自己是狼托生的。别人说他是狼，他不但不生气，还把这当成自豪的美称。因此，梦见狼死，怕是不吉之兆。

魏可知说，要给他算个吉凶祸福，就要报一报他的生年月日和时辰。又说：“我是靠给人算命谋生。算出他命中灾有祸不要恼，算出他有大富大贵，可得另给赏钱。”

“好吧，你只管说吧。”

魏可知抱起三弦琴，转动弦扭，把音对准。弹过一段优美、深沉、悦耳、动听的曲牌子后，停下来，掐一掐手指，不出声地叨咕几句什么，复又抱起三弦，弹拨起来。唱着说：

弹起琴弦说祸福，
闭目开口论吉凶，
周家本是豪华户，
万事应在如意中。

他唱到这里，突然按住琴弦，眉头紧锁，一字一板的说：“现在我说按他的生辰八字，算一算流年。”他接着说，周长会幼年时没享着福，到青年时得到了一笔份外的财。十二年前避过去一场大灾，一年前又一次临危转安。

周太太连连点头说：“对、对。”

因为她心里明白，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〇〇年那一年，义和团蓬勃而起。那时，丈夫正在团练当小头目，在和义和团作战中失败，逃到一家坟地里去藏身。为了混过义和团的搜索，他把一个正在坟前烧纸的老太太用刀杀死，扒下她的衣服穿上，用毛巾包了头，把老太太的尸体和自己的衣服藏到小树丛里。回到坟前，用土抹了脸，在眼睛上抹了几把唾液，跪在那里一边假意抽泣，一边低下头烧起纸来。抢先跑过来追赶他的在义和团童子队

的两个孩子，没认出他来。随后赶来的一位义和团的小首领，被他的表演迷惑住了，不仅没有走近他的身边去打扰他，还掏出三块银元，叫童子队的两个小孩去送给他。童子队的孩子发现他的脚大鞋小，回来对首领说了。首领说，现在是天灾不断，人祸重重，穷人家的老妇还能有什么可体的衣着呢？便强令把银元留给他。周长会得以逃生的当天夜里，摸到这支义和团的住所，点起一把大火。因胜利而放松警惕的这支义和团的队伍，被烧死烧伤许多人。周长会也因此被晋升为团练的副练长。另一件事，是一九一二年他率部参加剿灭大刀会的战斗，被大刀会包围。相持一天之后，他为了逃命，欺骗部下说，大刀会人众、勇猛，要用蔽身法突围。到了夜晚，他命令部下都用厚厚的谷草把整个身子扎上。可是他们开始突围就被大刀会发觉，受到阻截。他暗暗指挥几个心腹，用事先准备好的引火物把团丁身上谷草都点着，倾刻间个个人都变成了一团火。团丁被火烧得痛苦难熬，有的躺在地上打滚，有的向大刀会的队伍冲去，也有的在相互扑火……个个都如疯似狂，吼叫声震荡着山谷。大刀会战士被弄得迷惑不解，一时不知所措。此时，周长会却趁机带领几个心腹悄悄逃走。

周太太也知道，丈夫在遭遇这两次大难不死之后，不止一次对她说，不毒不丈夫，不奸不成将，不夺难为富。应当象狼一样凶狠，令人畏惧，也应当象狐狸那样狡猾机警。为此，他很崇拜这两种动物，不但在起程、回归时于院内烧狼烟，而且在冬季要穿狼皮大衣或狼皮斗篷，围狐狸皮领子，戴狐狸皮帽子。他脚上穿着一种叫烫头码的靰鞡，外面也是用狼腿皮子包着。他为了使自己记住具有狼和狐狸的性格，每个月都要吃一两次狼和狐狸的生心。

此事几乎没有别人知道，周太太也不会把这些话说给魏可知听。因此，她不能不赞服魏可知算得准，便催促他算下去。魏可

知刚开口说：“他近日必能平安而归”。忽听院子里有人高声喊道：“老爷回来了，老爷凯旋而归！”

于是，马蹄声、脚步声，杂乱吆喝声，在院子里回荡起来。周太太急忙对魏可知说：“你算得很准。我去接待一下老爷，等我回来后，听你继续给算。”

周太太走后，屋子里只剩下魏可知一个人。他放下手里的三弦琴，摸起放在桌子上的茶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忽听周长会用暴怒的声音大声问道：“月秀为什么不出来迎接我？她在干什么？”

“她受点风寒。这些天一直钻在她的房里不出来。”周太太解释说。

“杜辰生去哪了，为什么不出来伺候我？”周长会的声音近于喊叫，怒不可遏。

“他这些天可够忙了。我刚叫他去街里办一点事，可能还没回来吧。”周太太搪塞着说：“你还是回到上房歇歇吧。”

“我见到我的女儿月秀，我歇得好吗。”周长会怒气不减地说。

魏可知从周长会的声音语调判断，他这次出兵一定很不顺利；还可从他说话的声调中想象出他的形象。魏可知不能用两眼看东西，他想象中的周长会的形象是头型上宽下窄，两颊很长，嘴巴子溜尖，的道象一付狼脸；听其声，高尖如嚎，肚子胀大，肩窄腿长；两只眼珠凸出溜圆……

没等魏可知继续想下去，忽然听到周长会喊了一句：“我要先看看我的女儿去！”随后，院子里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片刻，便从正厅的后房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就是杂乱奔跑的脚步声，异常的听不清的喊叫声。接着，出现了女人的哭声。

魏可知惊异起来，整个心脏也象收缩了许多，跳动的频率也

加快了许多。他不由想到了杜辰生。根据刚才周长会在院子里同太太对话时暴露出来，对杜很不满，莫不是对他开枪了？还是发现了刺客、贼盗？或是枪走火了？

“不不、不对。”他经过短暂的思考，作出了否定的判断。这是因为，他没有听到还击的枪声；如果是周长会亲手打死府上的哪个晚辈，无人敢于如此大哗。更主要的是，枪声响过之后，没有听到周长会在这种场所惯于用愤怒而干哑的声音进行责斥、谩骂，或下什么命令的声音；而在飘来的哭声中，最高音好象是周太太，她恰似个领哭者。

魏可知想到这里，不但心情平静了，而且抱起琴来，弹奏一曲他自己编的在高兴时才弹奏的曲子《花儿开不败》。意思是：

花儿开呀，花儿开，
花儿香，花儿艳，
强风把它揉，
寒霜催它残。

花儿开呀，花儿开，
仰起头，送香来，
鬼蜮有亡时，
花儿开不败。

花儿开呀，花儿开，
香四溢，红烂漫，
苦我不得见，
留给他看。

他的琴音刚停，一个年老的佣人领着一个伺候周长会的小丫头走进来。